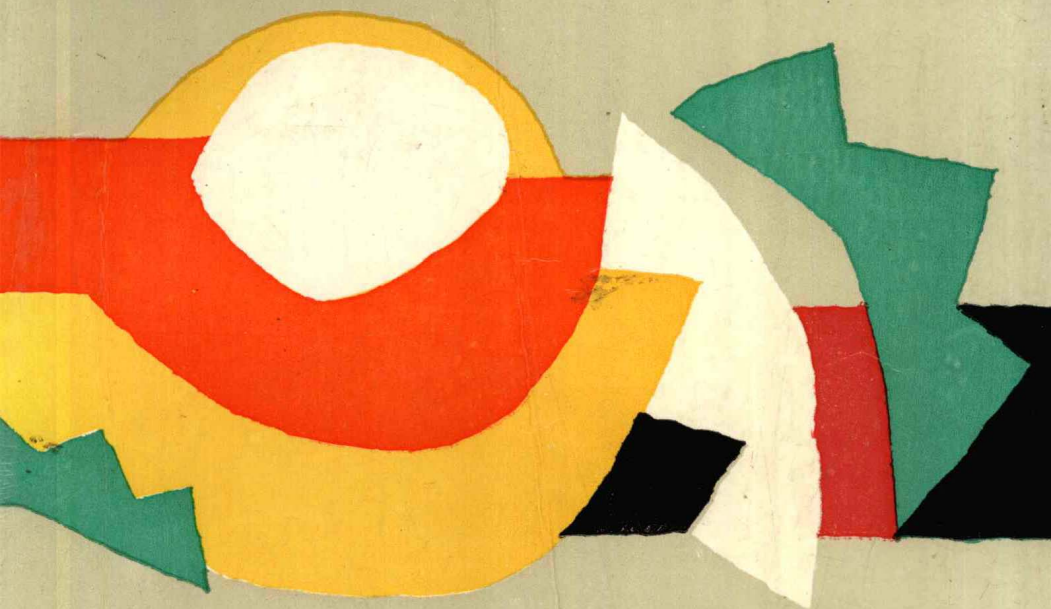




上海首屆(1990—1991)

“長中篇小說優秀作品大獎”

獲獎作品集



● 金色葉片 ● 雪廬 ● 叔
● 半邊營 ● 賭徒 ● 祖父
事 ● 陳奐生上城出
● 泥日 ● 我是你爸爸

叔的故事 ● 絕非偶然
在父親心中 ● 夏天的
國記 ● 我的財富在澳
● 評委會議紀要



XSTW

● 上海文藝出版社

上海首屆(1990—1991)
長中篇小說優秀作品大獎
獲獎作品集

上海文藝出版社

(沪)新登字 103 号

责任编辑：郑宗培 邢庆祥

封面设计：袁银昌

上海首届(1990—1991)

“长中篇小说优秀作品大奖”获奖作品集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吴县文艺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1.625 插页 2 字数 482,000

1993年7月第1版 1993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500册

ISBN 7-5321-1034-6/I·765 定价：12.30元

出版说明

“小说界文库”是上海文艺出版社的重点丛书，出版当代作家的小说力作，展示新时期以来小说创作的实绩。凡在我社发表、出版的具有高水平的小创作均可收入。

“小说界文库”包括以下系列：

长篇小说系列

中短篇小说集系列

年选系列

专题选系列

微型小说系列

“小说界文库”设编辑委员会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8年12月

目 录

中 篇 小 说

金色叶片·····	朱苏进(1)
真想有几套笔墨	
雪 庐·····	孙 颢(49)
在高高的书架下	
叔叔的故事·····	王安忆(226)
关于《叔叔的故事》	
绝非偶然·····	张 欣(310)

但愿心如故

半边营……………叶兆言(388)

——夜泊秦淮之一

感谢

赌徒……………杨争光(478)

关于《赌徒》

祖父在父亲心中……………方 方(536)

这是我早就想写的一篇小说

夏天的公事……………许 辉(579)

两点想法

长 篇 小 说

陈奂生上城出国记(存目)……………高晓声(619)

关于《陈奂生上城出国记》

我的财富在澳洲(存目)……………刘观德(626)

澳洲的三个世界

泥日(存目)……………陆天明(632)

关于《泥日》及其他

我是你爸爸(存目)……………王 朔(643)

关于《我是你爸爸》的检讨

评委会议纪要……………(646)



金色叶片

朱苏进

我抓起话筒时，她正在里面呼吸。我感到有张发热的脸贴在我耳旁。我喂了一句之后，她开始说话。音质轻柔，像从香水瓶中倒出来的。这声音触及我就开始融化。对于我，她讲些什么并不重要，她的声音本身就是暗示，就是怀旧与眷念，就是耳语式的纠缠。总之，声音里所含蓄的东西远比流露出来的多。她仿佛试探着叩击一扇早已尘封多年的大门。

蓦然，她格格地笑动。我想，她身边大概来了人。否则，她不会那么迅速地把自己换掉。

笑声如同欲滴而未滴的露珠，似含似吐颤而不落。一瞬间让我感觉自己是个男人，或者提供给我一个做男人的机会。但我放弃倾听，让她声音从耳边滑开，等待她把自己重新换回来。

很快，我意识到她就是这样了。她利用笑声使我贬值，她笑得越来越厉害，每片笑声都像花瓣那样掉下来，诱人去捧接。她仿佛证实了我仍然那么不中用，才如此开心地笑。这么说来，她的笑不过是些装备佩挂在身上，根据计划摘下抛来。于是我沉默。叫这种女人失措的最好办法就是沉默，让她失掉衬托，让她在无聊中枯萎。

她问：“你到底听出我是谁没有？”

我告诉她她是谁。

“你怎么听出我是谁？”

“你一呼吸我就听出来了。”

她像萤火虫似的透了点笑声，说人一认真就讨厌，说认真劲应当收在心里，嘴上可以泛滥泛滥。她说：跟你挂电话的念头去年就有了，老没挂就等于老有个愉快搁着不动，就像银行里搁一笔款子。她说：告诉你，我放丈夫走多远他也会放我走多远，反正两人都走不丢就是喽。我现在已经学会让他怕我了。他已经升任副师长，在这个职务上离婚代价重大，重大到了足以维持任何一种婚姻。所以他只有念头没有行为。有天夜里他醒来，说才梦见我被车压死了，他吓醒了。我说：谢谢，你夜里总比较诚恳。他总对我做出很放心的样子，我当然对得住他的放心，叫他觉得公平。哎，过年时给你寄的卡片收到没有？不是香港博雅公司的是我制作的，大概是裂开的树叶。没收到？那我大概寄错人了，你没在我心上扎根。不过，你可以想着收到了嘛，这也就和真收到差不多。我忙啊，整天忙着叫洋人爱上我们国家，抠出钱来供我们糟蹋。对了，我才弄到一根电警棍，防备暴徒的，它和金项链什么的配套，才是当今女人的时髦。没想到，我有了这根棍后，在男人眼里更有魅力了，追我的人更多了。那

天，我用它碰了下狗耳朵，黄家的小BC。可惨啦，它直跳老高，差点把脑袋甩掉。你知道我这时想起了谁？

我说：“我。”

“不错，就是你。每次我想对谁残酷一下，都想到了你。每次想到你，我都忍不住要对谁残酷一下。”话声戛然而止，剩下急躁的呼吸声。

她又恢复柔和语调：“我刚和家里通了电话，大哥叫我转告你，妈妈明天乘四十六次车到你那里，叫你去接一下站。他们就不另挂电话了。”

“韩姨来干什么？”我问。

“不干什么。她想在死前看看战友、熟人。你在她名单上排第六位，好几个在位的官儿还排你后头呢。她一个人去的，不要我们任何人陪。你那里看完了，她再去济南、北京、沈阳。都看完了，她就回家等死。你去接吗？”

“当然。”我说。

“照顾好她。早晨两片面包，一瓶酸奶；中午两片面包，一瓶酸奶；晚上还是两片面包，一瓶酸奶。当然，你们自己可要吃好些，她看着你们吃会舒服些。她什么都不能吃了。”

我估计叶子正坐在窗台上挂电话，翘着一根小拇指，眼望天边。她的目光可以越过地平线，弯曲着延伸下去，从那些看不见的地方汲取语言。即使她不说话，内心也在自语，念头在眼里蠕动。她能把一个姿势保持很久，使旁人也不由自主地伴随她凝定。比如我。

多年前，我跟随她父亲当警卫员，后来是秘书之一。那时叶子是一位少女。她经常坐在二楼自己屋里的窗台上，腿上晾着一本根本不看的书。那地方很危险，打个喷嚏都可能把自己震

落下去，在那里坐一会可以产生许多近乎叛逆的念头。那地方也很美，使人进入一种飘浮感。墙下是数株三角梅，年头很深，浓郁得有如梦境。那个季节它长得极快。傍晚，枝叶距窗台还有空隙，清晨时却已经像一排浪头堵在窗前。每次，都要先把它们推开才能开窗扇。她坐在窗台上，扯过一茎嫩枝，把上面的叶片一片片摘下，再一片片撕开。浆汁滴满她手指，渐渐在手指上干硬出一层壳。她像脱手套那样把壳儿脱下来，放在窗台上，壳儿在空气中化掉，室内弥漫带苦味的清香。她捧起那点儿温馨的残骸，像捧起一个亮亮的气团。目光悬挂在她弯曲的眼睫上。她让那气团落入楼下，接着又撕。叶片裂开的声音很像一句语言，她这么干证明她内心善于说话，当然也善于倾听。她这么干，也可能是制造与我单独相处的机会，我得到她屋里去清扫残叶。当然，这类琐事我可以不管，因为与首长无关，我拿的是军饷而不是工钱。但我愿意为她尽心尽力。为首长服务是我的公务，为她做点什么则使我年轻，使我喜悦。我感觉到她在斜瞟我，我一旦与她正视，她眼睛仍对着我，但是目光已经缩回去了。她从窗台上跳下来，哧啦——裙裾被拽下一根丝，停留在那里成为极细的光束。我提着扫帚过去，有东西在踢我的心。过了许多年，我仍嗅到那窗台的气息，能看见那没有目光的双眼。

我负责首长的近身安全，照料他那相当简单的生活。我开关车门房门，倒茶水提皮包，扶首长经过陡峭路段；我的五九式手枪套里有七发实弹，硬革包内有四小瓶药片；我总呆在首长声音可以达到的地方，但一般不让他看见我，否则他老撵我“找本书读去”。一旦有事，我必须迅速出现在那件事的边上，否则，他可能因为找不着要用的东西，一瞬间改变对某份文件的态度。我

善于消失，也善于和首长念头一块出现，仿佛他顺手把我从衣兜内掏出来。我把自己忠心耿耿地配属给首长，后来离开他时，有几个月都不知该怎么过，等过去了还不信是过去了。

我独自走在人行道上，如果忽然听到列车汽笛嘶鸣，我会惊惶地想，首长在叫我；我在办公室独坐，如果天空飘过一片湿重的黑云，我会莫名其妙想，首长到哪儿去了？离开他之后，我才感受到他是无边的。我有断了脐带的痛楚。

我把首长按到理疗榻上，放平他的四肢。这时，他就像一头无可奈何的老牛，眼里透出些请示的神色。我发现，我严格管束他时，他内心里实际上挺舒服的。他也有把自己配属给我的时候。那一天我错把电磁极头戳在他肋下，他笑着猛地搂住我双肩，假牙上的钢丝在他口中闪光，他笑得身子都要裂开了。他重新躺下后低叫一声：“小疙瘩。”说我怪像他的。说小疙瘩就是一九四四年三月九日凌晨朝他扑来的一个日本小兵崽子。抗日战争进入一九四四年，日本国内兵源已经耗尽，派入中国战场的士兵，有的连毛也没长全。小疙瘩戴着挺大的钢盔，肉搏时钢盔把脸部遮盖住了，钢盔边缘碰掉了首长两颗牙齿。首长很从容地扼杀了他。一推，他像一支铅笔滚开，钢盔滴溜溜追赶他。他脸颊有几颗青春疙瘩，沾着土屑。首长掐出的深痕嵌在他细细的脖弯里，有个铜质小吉祥物也挂在脖子上。四周还在恶斗，首长抓起钢刀又投入劈杀。在我追问下，首长说：“他长得像女娃儿，杀了他跟摘个豌豆似的，他不算一整个人。”又说：“不过那可是个炸开的豌豆，他因为害怕才拚得凶猛，我想他早知道自己要死。”

首长为宽慰我，把手伸到我颈上抚摸着，也就是几十年前他

伸到过的地方。我说那个小玩意呢，他娘给他避灾的吧？首长说：“大概是，我死后可以代你问问他。”

我给首长缚上磁疗带，仪器嗡嗡低鸣，电磁波从首长身上通过，他细细的汗毛一根根站起来，像水漫过他的身子。他沉浸在特殊的舒适感里，大约是一种最贴近消亡的生存状态。他稀疏的眼睫合拢不动。而平时，即使在睡眠中他的眼睫也会突然惊颤。他睡眠已不是休息而理疗倒接近于睡眠。我慢慢增大强度，直到他像婴儿生长身子般一抻一抻，皮下透出浅蓝色光辉。我再慢慢旋回绿色刻度，半小时后，他皮下光泽消失，只剩右胸某处还在搏动。因为那下面有个弹皮，很滑头，手摸上去就滑开。首长说它是他的“纪检”，身体稍不对劲它就递个报告出来。我说切掉它。首长认为给自己设置一个对立面比较好，切与不切——两害在握取其轻。比如在一个班子里，也要给自己保留一个对手，并且不让这个对手垮台。这样能迫使自己不放肆不霸道，每次开会都不敢打瞌睡，敏感和智慧等都被立到咱们这边来了。他认为对立面能把一个人垫得高明些，对立面有时能起到心腹手足都起不到的妙用。至于那块弹片，首长说火化时不许从骨灰里剔除，说要是剔除了他一定晓得，他只带这点东西告辞，别的都属于包装。

进入绿色刻度后要保持半小时。我拿个活页夹坐到他身畔，等候一些念头迸发。

此时首长思维异常敏捷，双眼洞开，瞳仁停留正当中，内在的精神已经瞄准最隐蔽的目标。他的许多重要决心决策就在此刻诞生，露滴般掉落，晶莹精纯，就几个字。如果我不立刻记下，他从理疗榻坐起来时会遗忘大半。这也是我最兴奋的时刻，我能进入他内心深处。我注意示波仪曲线，念头跃出前它会剧烈凸

动。当然，首长有时也死守着内心一言不发，孤自品尝某个隐秘，很难受地禁锢着自己，示波仪显示出他的精神痉挛。

首长伸出一颗手指，我在白纸上写下：一、首长说：“任他谤满天下，我们不办！调离学习，哭死活该！”首长稍停片刻，伸第二颗指头。我另起一行：二、首长说：“××军七月八日战果是假的，后来搞成真的，再后来还会变成假的。关键是熟透了再动手，目前谁告状就敲掉谁，聪明的娃娃最讨厌。”

我另起一行：三、首长第三颗手指显得半起半落。他说：“当兵的属狼狗，关在笼子里才有战斗力，现在让部队自己打食，坠入野狗群，误军误国。让人家说去，我沉默。”

我另起一行：四、有些紧张，首长的念头很少像今天这么密集。首长说：“结老营，打呆仗，以抽取人。才气天生，拙字靠磨练。”

首长伸出第五颗手指，也就是整只巴掌彻底张开，悬在半空中。我断定这是最后一个念头，否则他必须使用另一只巴掌，两只巴掌交替会造成思维中断。首长也从来不是诸事并举、齐头并进的人，他通常只思索两三件事。我写下：五。首长说：“山西浑源古阴河滩，小疙瘩头歪在水里，那个小东西是个铜佛，背后有……直木二字，我们把它和尸体一块埋掉了。小东西上连着黄色带子。”

我不明白这个念头和上面四个有什么关系。

首长闭住眼，再睁开时斜视我一下，表示今天理疗结束。我扶他起来，他粗硬头发又一次刺痛我面颊。我递上记录稿，他看都不看就塞进口袋，好像讨厌它似的。它上面的内容，有些将对我们军区产生重大影响，有些则永远含蓄在他的思想中，把他垫得更高明些。但我隐约感到，他产生这些念头时很兴奋，可是当

把它们接过去时却克制着厌恶之情。我在伴随首长的年月里，不知为他记录过多少次类似的纸片。事后我为他整理文件，从未发现过一张，也未发现过他私自焚毁的痕迹。它们消失得如此彻底，以至于我想想都森然心惧。怎么可能呀？如此重要的东西统统无影无踪了，就像首长面庞一样毫无表示。我从来不问首长，后来也不再问自己。我学会忘却，并且知道善于忘却才善于收藏。我也再不寻找它们的下落，倒是害怕它们突然从角落里掉出来，发黄、脆裂、笔迹变形，像一堆固执的思想咔咔作响。对于我，首长是无边的，虽然他也会把自己跟一只拳头那样收拢，但也会跟一只拳头那样张开，越张越大，无边而又无边。我禁止自己去探索他，他是一个禁区。

我曾伴随首长视察闽西最大的一座山峰。我记得，距它还有十里之遥时，首长轻叩车窗玻璃——透过它叩响十里外的高山。他说：“猜到没有，它内部是空的，全部挖空了！”

我们靠近它，我已经知道它不是山了，便有些怕它有些可怜它。大片灌木丛凝结着铁蒺藜般的精神，赭色岩石散发强热。几株斑驳老松，相互倚搭着肩膀，收拢些阴郁。没有鸟，没有风，脚下传出轻微声响，我们好像站在一只铜鼓上，由于热胀冷缩它会响。它仍然散发山的气息，披着草木的外装，凹部有幽幽绿光，大概是水。我一次次提醒自己，它是抹了脂粉的标本。这座山已被移植到沙盘里了。“吉姆”车照直驰向一道钢筋混凝土大门，我们进入巨大的腹腔，水泥拱道笔直延伸，阴湿的风透过车身渗入我肌骨。拱道两旁有无数岔路口，密封门，电缆线，它们隐含排拒人的意味。首长弃车步行，脚步声清寒而幽深。由于回音的缘故，寥寥数人走过也如走过一支军团。“吉姆”车跟随在后头，用车灯为我们照路。我不知道我身影的尽头落在何处，怎么走远

方还是一个黑洞。巨大迷宫里，有各种火器、弹药、给养、药品、通讯设施，甚至有停尸房和火化器。首长示意上方：“掉个原子弹跟放个屁一样。我们完全可以死守半年，才突然出击。”他观赏着，继续前行。又说：“小李，什么叫老了？老了就是够本了的意思。这顶大钢盔是留给你们年轻人的，你要准备直着进来，横着出去。”他的意思是成为尸首被人抬出去。他冰凉的话语中有妒羡的辣味。

我们离开这座被掏空的山腹，出门时被新鲜空气推了一下。太阳已落到山后，天空非常明亮，但已经有星星钻透了天空。我凝望山坡上的林木们，它们朝我倾斜身躯，有一种渴望被抚摸的神情。我想，它们知道自己立足在什么东西上面，它们也看见下面有一位老人。巨大的山峰是未来战争的包装，它不再生长，只是停留在原处等待。首长登车前，把驻守在这里的师长轻斥几句。师长立正倾听，肌肉充满力量，可以用仪器测出来。真正的军人见到上级和见到敌人时，肌体都会充满力量。师长知道，首长训斥几句是满意的表示，因此他眼内有感激之情，他一直站立不动，目送首长坐车离去。

这座山给我的印象太浓烈了，胀得我必须吐出点感受。我说我不怕打仗但有些怕这座山，它内部埋藏巨大空间，它已经变质了，等等。

首长平静地看我：“小李，跟我屈才喽。好嘛，放你下部队。”

我求告：“首长，别赶我走，人家肯定以为我犯了错误。”

“说，你刚才放了个臭屁。”

“我刚才放了个臭屁。”

“你以后再也不放类似臭屁了。”

“我以后不再放类似臭屁了。”

“好吧，暂且挂起来，以观后效。”首长沉吟着，“再问问你，我刚才在基地找谁谈话了？”

“不知道。”

“我刚才进洞库没有？”

“不知道。”

“我刚才收听了什么电台？”

“不知道。”

首长微笑了，轻揪我耳朵使我面向他：“小李，咱们不怕屈才，咱们总比别人给咱们的评价更高明些。唉，早知道你这么有前途，我绝不调你做警卫。”

我把首长扶下理疗榻，替他着装。首长不怕胖，他认为自己已经死过好几次了，剩下的日子全是赚来的，他指示他的裤带扣只要能扣住第三个洞眼就行。我替他着装时，他两手在身上摸索着，显示出自己着装的愿望。这仅是一个习惯，是自主意识在蠕动。但他从不阻止我，他坦然地把自己交给我，我觉得这样反而没有主仆意味。我们在配合，我们相互依赖。最后剩下一顶军帽，我摘过军帽交给他，由他自己戴上头颅。他只需戴一顶军帽，就好像全部着装都由自己完成。他从不照镜整容，而是回身望我，我比镜子更值得他信任。我把他上上下下审视完毕，认为他可以出门了，便同意地点下头。

首长凝视着我，目光凝缩成针尖那么点儿，也许他透过我望别的什么。他咕噜着：“那个东洋小疙瘩……嗓音又细又嫩，像只没打鸣的小公鸡。真奇怪，我以为早该忘了，一想起来还是清清楚楚。”

首长毕生杀人如麻，战功累累。他从不屑于撰文怀旧，今天忽然有个细嫩嗓音纠缠上他，甚至把他的思维推入巅峰境界。我想，小疙瘩又回来了，正和我争夺这位老人。小疙瘩终于开始扼杀我的首长了。首长又伸过手拍一下我的脖颈，那正是几十年前小疙瘩断气的地方。首长借我的脖子表示一点惆怅？或是支撑一下他的身体？我跟随在他的左后方，保持习惯距离。跟随在左后方比跟随在右后方更适合跟随。比如，首长总是从右边车门进入小车，我能在最短距离内赶上前开启车门。再比如首长和人握手当然是用右手，我所处的位置，就便于与首长握手的那人看不见我。我不去分散他们的视线，摄影者也不会把我摄入镜头。还有，因为肩胛内弹片造成障碍，首长每次回首唤人都从左边扭头。后来他也知道左后方永远是我，只把头朝左稍动一下就和我说话。有时他只在心里动一下头，我也能感觉到。

我们绕过屏风进入客厅，迎面撞上叶子的眼睛。她挺立在客厅正中，脚下是水磨石几何花纹图案的中心，那地方有隆起的视觉效果，是光与色的顶部。她没穿鞋，赤足踩着一个凝固的浪头。她总是这样，随便朝何处一站，都像精心设计的，环境便托起了她并附着于她，浑如天成。我立刻意识到，她偷听了首长和我的全部谈话，她脸上闪动锋利的笑容，她手搁在背后，慢慢拿出来，落下一条黄色丝绦，丝绦下吊着个小小的圆铜板，晃呀晃的。正面有一尊盘膝而坐的佛像，背面我没看见，我断定有“直木”二字。

我艰难地看看首长，一股阴森气流从他面孔倾泻，他眼神突然缩成针尖那么一点，证明他的心脏正在猛烈扩大。

叶子说：“你骗人！你没有把它埋掉。看，它在我这里，我找到他了。”